



徐哲身
著

曾国藩 演义

【第二卷】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原名子城，派名传豫，清湘乡县荷叶塘人。23岁取秀才，入县学；24岁入岳麓书院，中举人；道光十八年，殿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入翰林院，从倭仁等习程朱理学，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侍讲学士、文渊阁直阁事，后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升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



吉林文

1338621



曾国藩 演义

徐哲身 著

【第二卷】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原名子城，派名传豫，清湘乡县荷叶塘人。23岁取秀才，入县学；24岁入岳麓书院，中举人；道光十八年，殿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入翰林院，从倭仁等习程朱理学，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侍讲、文渊阁直阁事，后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署兵部左侍郎。



吉林文史出版社

ISBN 7-80528-935-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曾国藩演义/徐哲身著,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5. 1 (2006. 4 重印)

ISBN 7-80528-935-2

I. 曾... II. 徐... III. 讲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0434 号

曾国藩演义 (1—5 卷)

徐哲身 著

责任编辑: 张雪霜

封面设计: 原创在线

吉林文史出版社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31.75 印张 20 插页 589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北京怀柔红螺福利印刷厂

定价: 149.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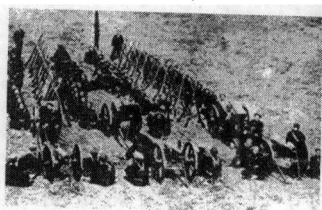
吉林文史出版社发行

ISBN 7-80528-935-2

目 录

第二十回 制爱情双文贻艳服 得奇梦公瑾援兵书

(199)



彭玉麟刚待对那丫环说出他的办法，忽会将他脸蛋一红，仿佛有些不好意思起来。那个丫环，真有红娘的本领，

马上又站了起来，索性走近彭玉麟的面前，朝他掩口而笑的说道：“彭先生，这是人生大事，不论什么说话，快快请讲。我们夫人，还在眼巴巴地候我回信呢？”

第二十一回 任水师保全湘省 遵秘计攻克岳州 ... (210)



曾国藩听毕，忽又郑重其事地问彭玉麟道：“雪翁既为此地这位女主人如此敬

重，兄弟要想奉托雪翁，向这当中，商借几千银子，去作营中火食，未知可否？”彭玉麟听了忙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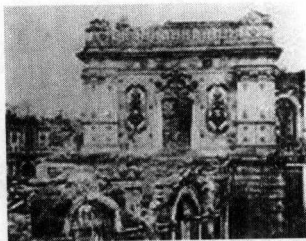


曾国藩演义（第二卷）

口道：“若是几千银子，晚生可以代作主意，大人停刻可以带走就是。”曾国藩一见彭玉麟这般爽快，自然大喜。

第二十二回 宝石孕奇文太平天国 名棋逢敌手獬面狼兵

..... (221)



洪秀全稍稍把头一点，看了萧三娘一眼，又对杨秀清笑道：“你们夫妻二人，也算久别的了，快趁还有一两天耽搁的时候，你们可去仿佛新婚一下吧！”

此时的萧三娘，本是坐在下面，一听洪秀全忽说趣话起来，不觉将他那张粉脸一红，走至洪秀全的面前，微微地笑着道：“我和他两个，也是老夫老妻的了，千岁怎么说出新婚二字？”

第二十三回 真遭殃人民都变鬼 假被逼将士尽封王

..... (232)



秀全正待答话，忽见杨秀清竟将李秀成扭结一团的从外奔来。钱江忙与石达开二人先向杨秀清的手中，把那李秀成拖开，然后方问杨秀清究为何事？杨秀清见问，便把他的脚一踹，

大怒的答道：“我若不杀这个坐视不去救我的杂种，誓不为人！”

ZENG GUO FAN YAN YI

目 录

第二十四回 李金凤代父复仇 彭玉麟寻师问难 … (243)



曾国藩听到这句，忽然大笑起来道：“我仅比你大了四五岁，怎么可以做你老师？”

彭玉麟又接口道：“学问之事，何在年龄？”说着，不待曾国藩答应，早已口称老师，恭恭敬敬的拜了下去。曾国藩至此，只好连忙扶起道：“老弟，这真使我有些惭愧了。”

第二十五回 儒宗谈理学实益人心 勇将壮声威伪装狗眼

..... (2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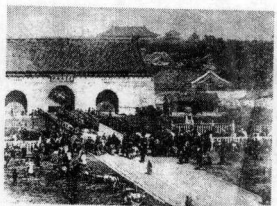


曾国藩瞧见彭玉麟这般样儿，便把面前的一只酒杯端起，朝着他一举道：“快喝一口热酒再说！”彭玉麟此时正在没法，忙去喝上一口

酒，壮了一壮胆子，方敢鼓起勇气答道：“门生本拟正式娶她，起初是一因手头拮据，诸事不便，二因那时的贼人围城正急，一时不及去顾此事。后来她又病了，更加耽搁下去。”

第二十六回 陆总督携姬援小舅 钱军师遣将捉清官

..... (2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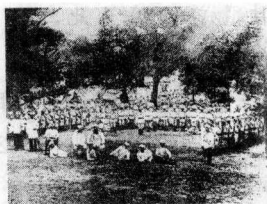
吴、桂二人随便附和几句，便同陈玉成去见天王。那时天王正与钱江在谈军务，一见陈玉成那种相儿，不禁大笑起来道：“古时候有



个三只眼睛的二郎神杨戟，现在我们太平天国里头，又有一位四只眼睛的英王了。”陈玉成听了，也就大笑道：“我本来望我多生两只眼睛，好替天王查察奸细。”

第二十七回 锦上添花李忠王报捷 瓮中捉鳖吴观察生还

..... (2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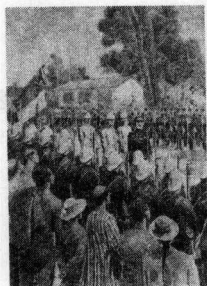


天王听了大喜，忙问钱江计将安出？钱江笑而不答，先去对着北王韦昌辉咬着耳朵，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的说了一阵。北王听毕，

立即退去。江钱又对石达开说道：“翼王谋勇兼备，上次担任前部先锋之职，行军大利，这回还得烦劳一行，不可推却！”石达开慌忙笑答道：“军师本有神出鬼没之计，石某奉命出师，也不敢推却。”

第二十八回 冯兆炳别母远投军 陆建瀛诵经求退敌

..... (287)



陆制台一见他那宠妾，哭得如此模样，急去一把将她抱到怀内，一壁用他袖子替她拭去泪痕，一壁又忙不迭地安慰地道：“我的爱人，快勿着慌，只要再过一天，我自有退兵之策也。”张氏听说忽又一喜，忙问“甚么法子？”

目 录

第二十九回 对的放矢委屈将军 隔车打油便宜和尚

..... (297)



陈小鹏一眼望见城上
有位中年将官，只把
一双乌溜溜的眼珠，
盯着她们三个痴望，急对洪宣娇说道：“王妃瞧见
城上的那厮没有，尽将一双贼眼，在望我们。”洪
宣娇疾忙抬头一望，果见一个戴着亮蓝顶子的将
官，目不转睛的在看她们，她就指着那个将官，
对着陈氏姊妹二人说道：“你们看我一箭射死这个
戴着亮蓝顶子的东西！”

第三十回 恋金陵天皇取中策 笞玉臀徐后慑淫威

..... (308)



天皇又坐了半刻，还不见徐后
浴毕出来，他便走至一座雕窗
底下，站定身子，由那窗缝之
中，朝内窥望，就见徐后一个
人坐在一只白玉浴缸里头，轻轻洗涤，宛像一树
带雨梨花，顿时引动他的春心，急把窗子一推道：
“娘娘快快开门，朕要进房淋浴。”

第三十一回 塔齐布拔帜选营官 李续宜挥旗卷敌帅

..... (319)



大家还未传到，曾国藩忽见
一个家人送上一件公事。随
手拆开马封一看，见是塔齐
布所上，前去攻打汉阳武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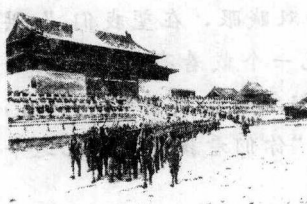


曾国藩演义（第二卷）

的一个条陈。未曾展开去看，心里已在暗赞道：“这倒巧的，此人尚觉骁勇，他的条陈，必定大有可观。”曾国藩一边赞着，一边赶忙翻开那个手折。

第三十二回 手中落箸大将惮援兵 面上飞金如君认义母

..... (3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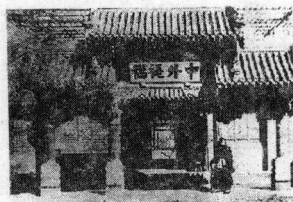


王硕平说到此处，又笑上一笑道：“这位寿星婆婆，今天还只二十岁的整生，福气真好。”

李续宜听了一惊道：“怎么？这位寿星婆婆，难道是制军的填房不成？”王硕平微微地摇了摇头，又低声地说道：“方伯难道还不知道这位阍夫人，不是制军的元配么？”

第三十三回 隔省辞官起因黄太守 因祸得福种果左京堂

..... (340)



曾国藩刚想答话，忽见他那国华、国荃两个兄弟，一同携了家书，来到大营投效。曾国藩先将家书看过，方始对着两个兄弟皱着双眉地说道：“二位贤弟，怎么一齐出来？为兄身已许国，自然难顾家事。正因为有了几位兄弟在家，可以代我定省之职。”

目 录

第三十四回 蠢妇人多言开杀戒 好兄弟远路示军谋

..... (351)



曾国藩刚将国荃留下，忽然同时接到皖抚李续宾、鄂藩李续宜兄弟二人之信。展开一看，都说“贼方既有内乱，正是我们报国之时。不过贼据沿江一带，非借水师之力不为功。务乞克日出发水师，以便水陆夹攻，定能得手。”曾国藩看完了信，忙将以及一切的文官武将，统统传至大营。

第三十五回 胡林翼修书悲将佐 曾国藩洗脚戏门人

..... (363)



他一跨进门槛，瞧见他的老师尚在洗脚，见他进去，并不以礼相迎，只是向他淡淡地一点首，便将嘴向旁边一张椅上一歪道：“少荃且坐。”说完这句，仍去俯首洗脚不休。那一种轻慢人的样儿，真要使人气死。李鸿章至此，万难再忍，顿时火高千丈，也真不去坐。

第三十六回 论人才详述文王卦 练侦探私抄敌国书

..... (374)



李鸿章到了此刻，也会心平气和的，对着曾国藩谢过道：“门生年轻，没多阅历。刚才盛气冒犯了老师，还求老师勿怪。”曾国藩笑着道：“我方待才而用，岂有才如贤契之人，反加白眼



不成？”李鸿章微红其脸地笑道：“老师好意，门生已经全知，以后仍望耳提面命，也不枉门生前来投效一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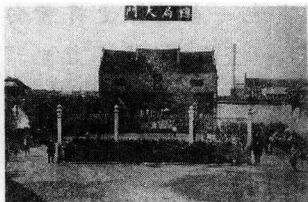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七回 林威王称兵进谏 易太守举室全忠 … (385)



彭玉麟一口气在讲的时候，曾国藩却在闭目而听。及至听完，方始睁眼说道：“此事真正有些奇突。这位易太守，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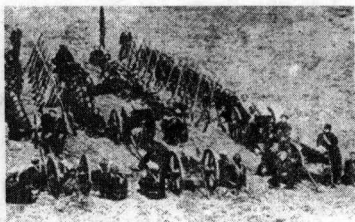
发财就发了二千多万，一生子就生了一百多个，还能如此英勇，举室尽忠，真是可以入那无双谱了。”彭玉麟正待答话，忽听一个探子报了几句说话，他们师生两个，顿时相视而笑起来。

第三十八回 钱军师遗书归隐 曾大帅奏报丁艰 … (396)



哪知张天师一得坐下，就问曾国藩道：“大帅近来，可得府报没有？”曾国藩一愕道：“久未得到家信。天师问此，莫非知道舍下出了什么事情不成？”张天师见问，不答这话，先请曾国藩除去大帽，要看他的气色。

第二十回 制爱情双文贻艳服 得奇梦公瑾援兵书



彭玉麟刚待对那丫环说出他的办法，忽会将他脸蛋一红，仿佛有些不好意思起来。那个丫环，

真有红娘的本领，马上又站了起来，索性走近彭玉麟的面前，朝他掩口而笑的说道：“彭先生，这是人生大事，不论什么说话，快快请讲。我们夫人，还在眼巴巴地候我回信呢？”

彭玉麟刚待对那丫环说出他的办法，忽会将他脸蛋一红，仿佛有些不好意思起来。那个丫环，真有红娘的本领，马上又站了起来，索性走近彭玉麟的面前，朝他掩口而笑的说道：“彭先生，这是人生大事，连古圣人也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话，况且此地又没一个外人，话出你口，听入我耳，不论什么说话，快快请讲。老实再对你说一声



吧，我们夫人，还在眼巴巴地候我回信呢？”那个丫环，一边犹同鼓簧的黄莺一般，“喳喳”的说个不休，一边又把她的一双媚眼，对准彭玉麟此时颊泛桃花的那张脸上，只是一瞄一瞄的，似献好意。彭玉麟至此，方才鼓动他的勇气，对着那个丫环说道：“我的双亲虽亡，尚有一位叔父，此种婚姻大事，应该禀明一声，此其一。我在客中，又没什么银钱，可作聘金，此其二。你们夫人，虽然承她错爱，但她有无亲族出来反对此事，此其三。再者你们夫人，又是一位颐指气使惯的，不要一时兴之所至，干了此事，将来忽然嫌我清贫起来，那就不妙。”那个丫环听说，立即接口答道：“我说府上的叔大人，既是分居，又是远在衡阳，索性不必前去禀知，等得办过喜事双双回去，使他老人家陡然睹此一对佳儿佳妇，分外高兴，彭先生第一个的‘此其’不生问题。我们夫人，坐拥厚资，她的看中彭先生，乃是无贝之才，不是有贝之才。你所画的百幅梅花，便是头一等的聘金，彭先生的第二个‘此其’，也不生问题。我们夫人，上无父母翁姑，下无儿子女儿，我们的少主人业已去世，纵有什么家族亲故，如何有权可来干涉我们夫人。彭先生这般博学，难道连大清律例，反没有看过不成？彭先生第三个的‘此其’，尤其尤其不成问题的了。若说我们夫人，将来忽因贫富二字，恐防变心，婶子虽然愚鲁，可是只知道有那一出棒打薄情郎的戏剧，并没有什么棒打无钱郎的戏剧。”那个丫环说到第二个剧字，早已“扑哧、扑哧”的笑了起来。彭玉麟一见那个丫环“扑哧扑哧”的对他在笑，又觉她的说话，也还有理，当下方把他的脑壳，连点几点的说道：“既是如此，你可回去上覆你们夫人，且

第二十回 制爱情双文贻艳服 得奇梦公瑾援兵书

俟我的梅花画毕，再去和她当面商量。”那个丫环听说道：“我此刻回去，就去报告喜信，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何用再去商量？”那个丫环，说了这句，不待彭玉麟再答她话，早已把头一扭，嘴唇皮咬着手帕，自顾自笑着一溜烟地去了。

彭玉麟眼巴巴看那个丫环走后，复又前后左右一想，觉得此事，不能算是非理，方把这段婚姻之事，决定下来。第二天的晚上，彭玉麟又见那个丫环，又同另外一个丫环，各人拿上一个锦绣包袱，一齐走将进来，二人便将各人所拿的包袱，先去放在彭玉麟的衣箱上面，然后叫上他一声道：“新姑爷！”彭玉麟一听她们这般称呼，慌忙把身一仰，乱摇其手道：“你们怎么这般称呼，现在连聘礼还未曾下呢，快快不可如此！”昨晚上来过的那个丫环，瞧见彭玉麟脸上的颜色，有些铁板起来，方始连连笑着才改口道：“彭先生，昨晚上的说话，婢子回去，就详细地禀知我们夫人。我们夫人听了，很是高兴，她说现在已经五月底边了，喜期准其定七月七夕那天，取他一个鹊桥相会的吉利。”那个丫环说到这句，又去把那两个锦绣包袱，一同打开，给予彭玉麟瞧着道：“这几身纱衣，是我们夫人今天大早，特命婢子去到衣庄买来，预备新……”那个丫环吐出一个新字，忙又缩住，一面咧嘴一笑，一面用手朝她颊上自己悬空的假装打着道：“我不留心，又把新姑爷的新字溜出来了。”彭玉麟此时已经看过包袱里的衣服，也对两个丫环，微微地一笑道：“这些衣裳，太觉华丽，我是寒儒出身，穿不惯的。”两个丫环一齐接口道：“彭先生，照婢子们的意思说来，为人当省则省，当穿则穿。从前子路夫子，



他老人家衣敞褂袍，与狐貉者立，不怕憨蠢，并不是有而不穿的。现在彭先生指日就是新贵人了，似乎也不可太觉寒酸，以失体统。”彭玉麟听说，只好又笑上一笑道：“你们二人，倒也能够说话，如此一来，使于四方，可以不辱君命矣的了，这么就烦你们二位回去，替我谢过夫人。”

那两个丫环，一见彭玉麟已经收下衣服，不觉喜形于色的答道：“我们夫人还有一个口信，命婢子们带给彭先生，明天一早，夫人就派人来，搬取彭先生的行李，说是彭先生住在此地，她不放心，要请彭先生住在我们谦裕当里才好。”彭玉麟听说，想上一想，方才答道：“这又何必，依我之意，还是住在此地便当。”两个丫环又接口道：“我们夫人无论对于什么事情，都肯操心。彭先生若不依她，单为一点小事，就为闹出病来。况且夫人还说，我们当铺里的楼上，很有不少的古书，从前有位姓毕的状元，曾经去向我们下世的老太爷，出了重价买过的。”彭玉麟听到此地，忙接口问道：“此话真的么，如此说来，必是世上少见之书，这是我得前去瞧瞧。”头一晚上来过的那个丫环道：“夫人的意思，彭先生住到当铺里去的时候，她还想请彭先生用那总经理的名义呢？”彭玉麟听说，连连摇手道：“这倒不必，我此刻的答应住在当铺里去，无非为了要看平生未见的古书。老实对你们说一声，我是还要下科场的，岂是终身卖画而已。”两个丫环一齐答道：“婢子们回去，准定把彭先生的意思，禀知我们夫人就是。”二人说完自去。

彭玉麟一等二人走后，忽然笑容可掬的起来，自问自答的说道：“我的得此一位才貌双全的妻子，倒也不过尔

第二十回 制爱情双文贻艳服 得奇梦公瑾援兵书

尔，倘若真有古书可读，这是我姓彭的眼福不浅了呢？”彭玉麟这天晚上，心旷神怡，睡得自然安稳，上床未久，即入黑甜乡中。正在睡得极沉酣的当口，忽觉他那房门，无风自启，急去对门一看，突见走入一位素不相识的少年武将进来。他就慌忙下床，迎着那人问道：“将军深夜至此，来访何人？”那人见问，便把双手向彭玉麟一拱道：“我的兵书，沉没多年，竟没一人前去过问。古今之人，只知道孙武子的兵法十三篇，无一不全，其实他的兵法，只有陆战，并无水战，独有我的兵法，水陆兼备，且合现在的长江流域之用，足下将来大有可为，似乎不可忽略。”彭玉麟听了那人所说，不觉大喜道：“将军贵姓？现在何职？所说兵书，又在何处？”那人听了又不答话，忽又仰天一笑，自言自语道：“物得其主，吾无憾矣！”矣字犹未说完，将手一拱道：“明天再会！”说着，返身自去。彭玉麟连忙追了出去，要想问个明白，不料忽被门槛一扳，陡然惊醒，方知南柯一梦。忙把帐子一拿，看那房门，只见双扉紧闭，寂静无声，便把帐子放下，仍旧卧着暗忖道，这个梦境，未免有些奇怪。这位少年武将，腰悬宝剑，身穿战袍，神气之间，活像戏剧中的那个周瑜。今晚上无缘无故地来托此梦，到底所为何事？他还说我大有可为，难道我在这个乱世之中，果会发迹不成？彭玉麟想到此地，自然有些得意，谁知窗外杂声，已在报晓，于是不知不觉之间，也就沉沉睡去。

第二天的一早，彭玉麟还未升帐，忽然被人叫醒，睁眼一瞧。已见昨晚上的两个丫环，一面指挥几个家丁在搬东西，一面已在替他去舀洗脸水。他忙起身下床，正在洗



脸换衣的时候，栈中主人，已经听得方府的几个家丁说过，知道彭玉麟立刻就要移居谦裕当中，虽然未曾知道这场婚姻之事，但见那位方夫人如此的优待彭玉麟这人，在彭玉麟这方面说来，不能不有饮水思源，感他介绍之情。当下慌忙奔入，也来讨好。彭玉麟见了这位主人，只好推说方夫人请他住到谦裕当去，以便亲近教画。栈中主人听了，倒也不疑，非但亲自帮同收拾什物，而且说明不收所住栈资。彭玉麟本在打算等得结婚之后，重重谢他，所以当时也不和他再去推谦。及同大家到了谦裕当中，谦裕当里的经理，早已奉了女主人之命，说有一位姓彭的亲戚，要在当中耽搁几时。这个经理，自然出来招呼。彭玉麟等得一班男女仆人散后，便把他的房内，收拾得一尘不染的预备好看古书，非但画事丢得一边，不再提笔，连那方夫人那边，也不常去。

一连忙了几天，方才去问那个经理道：“兄弟曾经听得此地的女主人说过，这里有座藏书之楼，不知究在何处？”那个经理听说，连连的答道：“有的有的。”边说边把他手向那后楼一指道：“那里就是书楼，不过久没人去收拾，现在是糟得不像样儿了。彭先生如果喜欢看书，尽管自己前去携取，兄弟恕没工夫奉陪。”彭玉麟听说，也连连的答道：“彼此两便，再好没有。”说了这句，便自上楼，尚未跨进门槛，陡觉一阵霉蒸的气味，冲入他的鼻管，令人欲呕，因急于要看古书，只好不管这些。及至走到里面，抬头一望，就见一座书架上面，有条破纸标签，只在他的眼睛前头，飘动不已，便去向那破纸标签一看，说也奇怪，正是“公瑾遗著”四字。